

文娛演唱材料第二十輯

一枝兩杈



雲南人民出版社



· 文娛演唱材料第二十輯

一枝兩杈

林 木 著

雲南人民出版社

714.8
211

內 容 提 要

國家公佈兵役法以後，雲南某山區農民爲了響應國家的號召，適齡青年都積極踴躍報名服兵役。某村長有一對雙生子——老大和老二，兄弟倆爲了爭着要先去服兵役，各自到鄉上報了名。誰知老二報的年齡是十九歲，老大却報的是十八歲。爲着先後參軍問題，兄弟倆便起了爭執，都要爭着先去服役，互不相讓。這事被他們的父親——村長知道了，他便設法摸清了老大和老二對服兵役的思想情況和認識，結果認爲老二對服兵役的思想不純，暫留下，先讓老大去服兵役。

女娛演唱材料第二十輯

一 枝 兩 杈

*

著者：林 木

編輯者：雲南人民出版社

出版者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（昆明書林街100號）

印刷者：雲南人民印刷廠 發行者：新華書店雲南分店

*

195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數：15,000

開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： $\frac{13}{16}$ 印數：1—8076

（雲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新字第0011號）

統一書號：10118·36

定 價：0.09元

一枝兩杈（獨幕話劇）

林 木

時間：一九五五年底。

地點：雲南某山區。

人物：

父親——村長，四十多歲。（稱父）

母親——四十多歲。（稱母）

老大——村長的長子。（稱哥）

老二——村長的次子。（稱弟）

表妹——媽媽的姪女。（稱妹）

佈景：這是一個三十來戶的山村，山坡脚下，一戶漢族農民的家門口。三間新蓋的瓦房，門面及窗戶和房後的籬笆牆都顯得很清秀，加上屋後角伸出的半棚竹林及門的斜對角的幾棵大樹，令人有安靜舒適之感。門前及樹下有幾個石塊，雖然地上有些高低不平，但石塊上却是休息的好地方。

傍晚，夕陽從稀疏的樹葉縫中射下來。雖然是正面，但是可以看見朵朵彩雲呈現在遠方的山尖，重重的遠山塗上了金色。

幕啓：稍停，村長匆匆地出門來。母親手裏拿着未完成的新衣追出。

母：老頭子，這家裏是老虎洞還是豹子窩？你怎麼剛進門也不待會兒扭頭就走哇？

父：（拿出幾張紙條）你看這，緊急通知，重要通知，我忙吶！

母：不是緊急通知，就是重要通知，難道就沒個“空閒通知？”哪來那麼多會呀！

父：看你說的，你看見哪個幹部只開一次會？

母：你光知道開會，你可知道下村的大椿兒、二疙瘡、小老虎他們又來找你啦？爲了服兵役，人家差點把門坎都踐爛了。（稍停）我說老頭子呀，就是在山溝裏喊兩聲也還能聽個回音，可你就——

父：（打斷母的話）找我沒用！我可不是兵役局長，能去的政府自然會通知，條件不夠的，就是跑斷腿也沒用！

母：你何必把這些小伙子的心弄的七上八下的呢？既然人家想去，你就成全人家算了。現在的軍隊又不比從前，又能學文，又能學武，都是好事嘛。

父：是呀，好事可不能辦成壞事，弄不好，可要丟我們村的臉吶！

母：好，先不說別人，那我們家的事也總得開個家庭會商量商量呀，兒子總不會給你丟人吧？

父：我忙着吶，“家庭會”停停再開吧。

母：（不滿地）什麼？又是停停再開？我看也得給你下個“緊急通知”，說別人的事，頭頭是道，自己的事是一頭也不到！

父：嗨！先公後私，這是原則。

母：什麼“圓”則“扁”則我可不管！反正這也不算私事，你再拖下去，這兩個孩子參軍的期限就給誤了！

父：誤不了。誤不了！

母：怎麼誤不了？你不扳着指頭算算，是時候啦！

父：我說你啊，東方早就亮了，你還過着後半夜吶！人家早就自覺自願的到鄉上報了名啦！

母：（詫異地）報了名啦？！那……那幹嗎要瞞着我呢？

父：別說你，連我這當村長的都不通知一聲，人家就來個越級上報啦！

母：報了就好，（忽然想起）不過可不能兩個都去呀！到底誰——

父：誰去都一樣。憲法上早有規定，保衛祖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職責。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光榮義務。他們哥倆一個半斤一個八兩，都差不多，反正是國家的人才，由政府做決定。

母：光榮是光榮，這我知道。可你在會上親口對全村人說的，上級也要聽聽家裏的主張呀！

父：好，那我就先聽聽你的主張吧。

母：主張……我主張讓老二去！

父：爲什麼？

母：老二這孩子有出息，讀過幾年書，槍法又好，文武雙全。

父：老婆子，做事要講個全面，不能偏心。老大老二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論本事各有長處，講條件，老大是團員，又是青年生產隊長，那就該——

母：噯！這些那些我可不管，反正老大沒出過山溝，也沒進過學堂，不能去。要講條件，老二比老大還高們麼點兒哩！（用手比着）

父：（攔開母比着的手指）沒進過學校怕什麼！現在的部隊可不比從前，又能學文又能練武，跟大學校一樣。三五年後

你看看，咱們老大是個什麼樣！再說，老大矮那麼點兒也沒關係，到了部隊以後，穿得好，吃得好，不幾天不就長高了嗎？

母：（找理由）老二這孩子聰明！

父：光聰明也不行，這年頭還要忠誠老實。我覺得老大厚道。

母：對呀，聰明的應該去參軍，厚道的留下盤莊稼。再說老大已經有了對象，你我也到抱孫子的時候了，這叫做又顧國又顧家，兩全其美。

父：哈哈，還是你想的周到，你真聰明，照這麼說，那你去參軍我在家不是更好嗎？

母：少說廢話！你到鄉上替老二說說去，我替他趕做件新衣裳。

父：你叫我去說什麼？

母：就說老二又高又大，能挑能拿……

父：（接話）有文化，好槍法，文武雙全，對吧？

母：歲數剛十八，可千萬別說成老大，你要記不住，就在褲帶上結個疙瘩。

父：這點事都記不住，還能當村長？真是——

母：還有……

父：你得了吧！老婆子，你一發言呀，就收不了尾啦！（下）

母：（唧唧咕咕地）嘿！真是——光在我嘴上打封條。（回屋）

（不知何時老二躲在樹後，這時才從樹後走出來。他學着戰士的打扮，不知從哪兒弄來個小背包揹着，腰中扎根皮帶，還吊上個自造竹筒水壺，扛着明火槍。他整理着行裝，將打回來的一頭野物丟在地上，覺得裝扮

還不稱心，又找來兩節竹片，放在肩上試試。忽聽腳步聲，他連忙收起來。這時老大也扛着一頭獵取來的野物回來。看上去，哥倆的身材、服裝都差不多，只是老大沒學戰士打扮。）

弟：（搖擺着身子顯示自己）哥哥，怎麼樣？像吧？

哥：瞧你，連火藥都還沒裝上就想扣扳機，慌什麼？

弟：哼！條件够，家庭同意，只等上級說一聲“行呀”！

“好哇”！我不就遠走高飛了嗎？

哥：老二，我們倆可不能都去呀！誰飛誰走還不一定哩！

弟：（沒想到）哥哥，你也報名啦？（着急地）嘿！你怎麼事先不跟我商量商量？

哥：（放下東西）那你報名也沒讓我知道呀！

弟：我報名是應該的嘛！

哥：難道我報名就不應該？保衛祖國人人有責！

弟：哥哥，你跟我爭什麼呢？聽娘剛才說，你有對象了，留下盤莊稼是你的事，參軍就由我包下了。

哥：你說的到輕巧！兵役制可不是包工制！

弟：不管是不是包工制，反正爹跟娘已經規劃好了，我參軍，你有對象你留下。

哥：有對象就不能參軍？我看兵役法也沒這規定。人家志願軍還有個未婚妻哩。（想了想）我找組織上去。（欲走）

弟：嘿，別以為你是團員，拿組織來壓人！你當我一輩子就當不上青年團員？

哥：這怎麼是拿組織壓人呢！你別……（母聞聲而出）

母：怎麼着，又頂嘴啦？你倆是把頂嘴當飯吃嗎？

弟：沒有，隨便說說。

母：沒有！看看你們倆嘴上都可以掛油瓶啦！（發現老二跟前的野物）啊！（自以爲是地）怪不得爭呢！原來是兩個人打了一頭野物……

哥：娘，要是這我們就不爭了。

母：本來就不該爭。全國各族人民都要大團結，哥倆個還不能團結？一口鍋裏炒，一張桌上吃，誰打死的都一樣。

弟：娘，不是爲這，這是我打的。

母：（向老二）你打的？！我就說老二槍法好，參軍合適。

哥：（忍不住指指另一條野物）瞧！

母：（意外地）啊！（又急忙走過來）我就說龍生龍鳳生鳳，穿山甲生的會打洞，你爹槍法好，兩個兒子好槍法！

哥：
弟：（同聲）娘……

母：（一人遞給一塊白麵餅）喏！塞住嘴。（提兩隻野物下）

哥：（自己吃着，見弟不吃）吃罷！吃了上山防獸。

弟：哼！防獸？成天打這些啞吧畜牲沒出息！

（表妹上。）

妹：（左右看了看他們倆）怎麼？吵架了？

弟：（指指老大）你勸勸他吧，不要老顧自己不管別人。（進屋）

（片刻，表妹拿出繡好的荷包遞給老大）

妹：喏！

哥：（回頭一看）什麼？（吃力地噙着荷包上的字）送一給一參一軍一的一表一哥……送我的？

妹：嗯。

哥：先別慌，去不去還不一定呢！

妹：怎麼？你不要？

哥：我說先不忙送這，我還不准定去的。

妹：喂！你想變卦還是怎麼着？

哥：變卦？（故意地）你說變卦就變吧！

妹：喲！怪不得他說你光顧自己不管別人哩！原來你是想打退堂鼓呀，你……黨、團是怎麼教育你的，難道你——

哥：（打斷她的話）看你，跟你鬧着玩兒你就當真啦？

妹：啊！你參軍是鬧着玩的。哼！虧你是個生產隊長，還是團員呢！

哥：嘿！牛頭不對馬嘴。（煩躁地）我的事你別管！

妹：幹嗎不管？我一定要管！青年團員有這個責任。我問你：到底爲了什麼？

哥：好，就跟你直說了吧！家裏要我跟你結婚，我留下盤莊稼，老二去參軍。

妹：我不信，你爸爸不會有這種想法，你要是爲了我就想不去，我可不領這個人情！你也看過“一個志願軍的未婚妻”這本書，人家是怎麼做的？

哥：哼！我還想當那樣的未婚夫哩，可老二條件比我好，家裏支持他，我嗎，文化低，家裏又——

妹：得啦，得啦！你別跟我文呀武呀繞山繞水盡找客觀！（越說越氣）你也不想想，這房子打哪兒來的？合作社打哪兒來的，難道你把過去受的苦全忘了？我們的幸福生活你也不想保衛了？

哥：（真的生氣了，忍耐不住地）我沒忘！到死也忘不了！我是適齡青年，按照憲法的規定，我應該服兵役，這是光榮的

義務。（稍停，抽出刀）瞧！這刀哪兒來的（扒開衣服）這疤哪兒來的？偵察員張堅是怎麼死的？

妹：哦！說半天你是怕死呀！（想起過去）張堅同志犧牲的時候，你我才十三四歲，那時候你還算條漢子。負過傷，勇敢的跟國民黨反動派幹過，可今天，你還算個男人嗎？

哥：（着急地，想不出別的話）你行！你能幹！能扣帽子……哼！還志願軍的未婚妻哩！（急入屋）

妹：（追到門口）表哥，表哥！

弟：（迎出門來）什麼事？

妹：誰叫你啦？

弟：我不是你表哥嗎？

妹：天下當表哥的就你一個？

弟：（故意地）啊，你是叫他呀！我說怪不得喊的那麼親熱。

妹：（羞了）你是骨頭癢了還是怎麼的？（欲打他）

弟：（急避）好，好，說正經的，他怎麼樣？還是非去不行嗎？

妹：哼！他還有那點覺悟！

弟：你是說——

妹：他變卦啦！

弟：真的？

妹：我還能造謠。

弟：（高興地）太好了！太好了！（拿出一支水筆，唱着跳着）高山陽雀叫唧唧，順風飄來好口氣，多謝你來多謝你，送支水筆表心意！（把水筆遞給表妹）

妹：（向他伸着的手就是一巴掌）人家變卦你高興，你這是什麼思

想？你——

弟：正確思想呀！你想剛才是一碗光榮飯我們倆爭着吃，現在他客氣了，讓步了，我還能不高興嗎？

妹：（這才明白）怎麼？！剛才是你們倆爭着去？

弟：可不是嗎？剛才娘說要顧國也要顧家，叫他留在家裏跟你結婚，搞合作化，參軍嘛就讓我這小單幹戶去。就爲了這，他就跟我頂嘴了。

妹：那麼小金鳳不是跟你很好嗎？幹嗎不把你留下？

弟：嗨！我才不跟她好呢！她又不識字，又……這些那些都不說，這一出去呀，將來別說小金鳳，就找個大金鳳也不難。

妹：看你這思想，就憑這你也參不了軍！動機就不純嘛。

（改了口）再說你也先別高興，你哥哥可是沒讓步！

弟：噢！你不是說他已經變卦了嗎？

妹：是呀！我是說他原來想讓步，後來又變卦了，現在是非去不行！（想了想）我看還是你成全他算了吧！

弟：不行，不行！我怎麼能成全他呢！你怎麼動員到我頭上來了？哪有那麼便宜的事！我成全他誰來成全我？

妹：我們大家成全你，你想，這一走，青年生產隊長要走，民兵隊長要走，治安委員也要走，這麼多個缺——

弟：哼！這缺那缺都不稀奇，將來還愁當不上幹部？現在就缺（比着領章、肩章、槍等）這個，這個跟這個。

妹：那民兵也照樣扛槍啊！

弟：嗨！你也不替我們男子漢大丈夫想想，將來鬍子白了，孫子問你：“爺爺，你扛槍沒有？”“扛過”“什麼

槍？”“明火槍。”“那打什麼呢？”“野豬。”那多丟人吶！

妹：你這麼輕視民兵？民兵一樣保衛祖國，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啊！

弟：（理直氣壯地）民兵總是民兵，別說民兵隊長，就是民兵團長、民兵司令，那還是民兵呀！

妹：我說你呀，吃個橄欖喝口水，你也回味回味。我們三個從小在一塊兒長大，就像一棵枝上結下的三個果兒，風吹雨打太陽晒，從沒分過你我他，什麼事不能相讓呢？

弟：什麼事都能讓，就這事不能讓，要是參了軍，走南闖北，長見識學本事，將來戴上個這（又比肩章）那多光榮啊！這是前途問題，我不能讓。

妹：啊！原來你是這麼打算？我問你：爲什麼要參軍，你知道不？

弟：（被問住）嗯……參軍就是參軍嘛。青年人誰沒個打算，誰願意在山溝裏呆一輩子？

妹：看你，連參軍的簡單意義都不明確還參軍！光想遠走高飛，想找個大金鳳，想帶（也比比領章和肩章）這個跟這個，我看你呀，得了吧！

弟：就你聰明，就你知道！

妹：雖不全面知道，多少懂得一點兒。

弟：知道你就說來我聽聽，我琢磨琢磨合不合規格。

妹：依照憲法服兵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光榮義務，服兵役是爲了保衛祖國、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保衛我們的幸福生活，而且保衛祖國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

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職責。

弟：得了吧，得了吧，這些憲法上都規定的有，誰不知道哇！

妹：可你就說不上，也不明確！你參軍的目的就是想遠走高飛，走南闖北，帶這帶那，因此，我說你動機不純，總沒錯吧？

弟：好，好，我的動機不純，就我哥哥的動機很純！你別看着我哥哥厚道，你要讓他出去三年五載呀，說不定他把你這份情意早給忘了。要是我呀，我才不放他走呢！

（看見繡包上的字，笑嘻嘻地拿着）喲！還想留點兒心意給他呢。

妹：（甩開他）留又怎麼樣？哼！怪不得青年團不吸收你，你這腦袋呀……

哥：（冷冷地出來）怎麼？他這個腦袋你也想給他扣上頂什麼帽子？

弟：她給我扣帽子也是爲了你！

哥：什麼？爲了我？！說的倒好聽！

弟：怎麼着？你們倆又怎麼啦？（過去拉拉老大又去拉拉表妹）

妹：我們的事你別管！（進屋）

弟：哥哥，別生氣，聽我說，你看表妹跟你這麼好，不能再讓她飛了。你想，萬一你走了，別的小伙子又跟她好了起來怎麼辦？這數一數二的姑娘，多少雙眼睛都在看着她呀！

哥：這我早就想過了，她要是真情，我走了她也會等着我；她要是假意，就是打個鐵籠子成天守着她，那也關不住。

再說，要是爲了個姑娘就不去，那還談什麼保衛祖國，談什麼社會主義！你還記得張堅同志臨死時對我們說的話嗎？你還記得這把刀嗎？（指刀）

弟：這我都知道，要是你跟她結了婚，等我回來你再去，不就兩頭都顧着了嗎？

妹：（冷不防地插上來）好哇！你這個尖尖桿兒兩頭戳，這一下我可抓到你的尾巴了！

弟：你抓到我的什麼呀？

妹：你衣裳上掛的是什麼？

弟：（在自己身上找）沒……沒有什麼呀！

妹：哼！光會說別人，也不看看自己，你進去看看，家裏那件新衣服上掛的是什麼？

弟：（忽然想起）啊！？你……（急忙跑進去）

哥：你們搞的什麼鬼呀？

妹：（指着裝了東西的挎包）都在這兒！過一會兒你就明白了。

哥：（不解地）真怪！盡在這包上出事。

妹：怎麼？你是怕我把它送給別人嗎？

哥：你愛送給誰就送給誰，我沒權利管，這年頭講的是自由！

妹：（撲哧一聲笑出來）看你氣的，連脖子都紅到耳朵根了，放心，我是跟你鬧着玩的。

哥：你也會鬧着玩呀？剛才……

妹：就光許你說不許我說？（稍停）說真的，你要是去了，（輕聲地）我就等你一輩子！

哥：（高興地）一輩子？那要是我鬍子白了，牙也沒了，我們

倆架上拐棍兒（老聲老氣地）成親囉，行吧？

妹：（笑了笑）看你說些什麼？我是這麼說說，表示表示我的心意。

哥：哦！好心意，這我可要誠懇的接受。

（兩人互相談笑着，老二匆匆上。）

弟：（對妹）一定是你拿了，衣裳都沒了！

妹：嗨，抓賊要抓賊，你看見我拿了？

弟：（抓住袴包）讓我搜！

妹：大白天你想搶人是怎麼着？（甩開）

弟：給我！（二人圍着大樹爭奪着）

哥：嗨！什麼寶貝，你給她不就完了嗎？（說完坐在樹下石塊上，打開小本子記着）

弟：（急了）給不給我？

妹：給！不過要講條件。

弟：什麼條件？

妹：你讓他去服兵役，我就給你，外帶保守秘密。

（老大不理他們，自語：“茅草五十五挑，灰肥……”）

弟：（想了想，轉向老大）好哇！一定是你出的主意，你想用這來要挾我。

哥：你怎麼又扯到我頭上來啦？我什麼也不知道呀！（繼續算他的賬：“灰肥四十三”）

妹：這沒有他的事！

弟：哼！這算什麼？有本事來比比！

哥：嗨！你小孩子家老跟我爭什麼呢？我先去，你後去，不就完了嗎？保衛祖國是長期的呀。

弟：哼！這又不是娶媳婦，你先我後，（指表妹）她說的，服兵役是每一個公民光榮的義務，保衛祖國是每個公民的神聖職責。難道我就不該先去？再說，兵役法又沒規定哥哥有優先權。你說我是小孩子？你跟我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？你又大不到天上去。

哥：不管怎麼說我總是你哥哥，你總不能管我叫你聲哥哥呀！

妹：是呀！

弟：可我還比你重，不相信咱們就去稱一稱。

哥：這又不是殺豬宰羊，還要過秤！

弟：論高處呀，我就能當你哥哥！

哥：（冷冷地）就算是你高吧，可你不是兵役局的標尺！（又算他的賬“七分五、七十五，一百……”）

弟：（在老大面前搖晃着身子）我就是比你高！

哥：別搗亂好不好？（又算賬：工分一百……）

弟：不相信就比比！

妹：（對老大）你就跟他比比，怕什麼？

哥：（不吭氣，只顧算賬：五十七，四十三，三……）嗨！工分賬都叫你們給弄亂了！

弟：哼！你文化不行還怪別人！

哥：你文化高！我放牛你讀書，那還能不高？

弟：別說文，就講武你也不行。我槍上有一百二十個準心，到部隊上都不用訓練！

妹：嘖嘖！現在的部隊講的是機械化，現代化，不學習你就想懂，怕沒那麼便當！